

霍華德·法斯特

最後的邊疆

蔡慧 陳松雪 李又俊合譯



新文藝出版

霍華德·法斯特

最後的邊疆

蔡慧 陳松雪 李文俊合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2 •

長 篇 小 說
最 後 的 邊 疆
The Last Frontier

原 著 者 Howard Fast

翻 譯 者 蔡慧 陳松聲 李文俊

《本書根據美國紐約 Duell, Sloan and Pearce 書店1943年刊本譯出》

*
* *

有 版 權

1952年1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6000冊

書號 (293) [VII 1 1] 定價 洋 15.4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 藝 印 刷 廠 承 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霍華德·法斯特

北
西 東
南

蒙大拿地區

達科他地區

懷俄明地區

內布拉斯加州

堪薩斯州

印第安地區

平原地區
1878

比例

圖例

印第安人村落之路線

“劍”的路線

“小槍”的路線

戰爭發生地點

印第安地區



\$ 15,400

目次

前言	一
第一部 達林頓事件（一八七八年七月）	三
第二部 三個逃亡的人（一八七八年八月）	三
第三部 追捕開始（一八七八年九月）	五
第四部 一個華盛頓的插曲（一八七八年九月）	九〇
第五部 牧牛郎和印第安人（一八七八年九月）	一二五
第六部 老鼠籠關上了（一八七八年九月）	一四
第七部 公道的事（一八七八年九月—十月）	一八五
第八部 勝利者與被征服者（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月）	二六
第九部 自由（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一八七九年一月）	二四九
第十部 追蹤的終了（一八七九年一月—四月）	二九三
後語	三〇三

前言

六十二年前，俄克拉何馬州是稱做印第安地區的。這炎熱、陽光炙灼、灰沙飛揚的遼遠一大片乾燥的土地、涸乾的河流、枯黃的草和黑皮的松●，原先不住印第安人，而是故意劃開出來，以作爲它名字所指示的那樣——印第安地區的。

兩百年來，美國像一個伸展四肢的年青巨人似的撲過一個大陸，從海洋到海洋，從山峯到山峯。到一八七八年，這工作已告完畢，山嶺爬遍了，谿谷住滿了人。邊疆消失了，但它出現在歌謠和故事裏，成爲一種惹人渴想的句調。

鐵道南北東西跨越過大平原。你要在舊金山打個電報到紐約祇消兩分鐘，乘火車橫越大平原也祇消你兩天。

得克薩斯人早就趕了他們的牛羣北上，來到懷俄明的草茂泥軟的谿谷，瑞典人和挪威人也已經成羣湧進西部的大草原，觸到了在他們的犁刀口底下翻轉的褐色沃土。

這真是一個黃金時代：國家在逐漸長成，湯姆·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斷然地逐去了黑暗，繁榮在

恢復，那次傷心的，不堪回首的戰爭的創傷聽其自癒，更有海依斯總統^①就職演說詞中這幾句結束的話：

『一個聯邦，一個不是依藉武力的強制，而是依藉一個自由民族的愛護熱忱的聯邦；「一切事情可以在最好與最堅定的基礎上整頓佈置，因而，和平與幸福、真理與正義、信仰與虔敬，可以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來，歷數代而不衰。」』

真是空前未有的好時光。而且還不是長久以前的事，許多今天還活着的人，準可以記得。

俄克拉何馬在國家逐漸走向完整的這一個漩渦之中，始終保持為大陸上的一個孤島。所有其他的邊疆消失以後，一圈圓形的邊疆仍然包圍着印第安地區。

上帝將這片擁有許多州和區的廣大土地給予美國人，而美國人又將它公之於世界，然而這片陸地從前卻是住着另一種民族的。他們是膚色較深的；他們叫印第安人，因為第一個到達這片半球的白種人在地理方面沒弄清楚，就把他們稱為印第安人^②。他們既然變成了印第安人，也就此一直是

① blackjack pine 一種生長在美國東部的普通橡樹，有黑色樹皮，常成濃密叢林存在。

② Hayes, Rutherford Birchard (一八二二——一九三) 美國第十九任總統，共和黨人。

③ 這裏是說白種人誤將美洲的土人認做印度人。在英文中，印度人 (Indians) 與印第安人 (Indians) 並無分別。

3
印第安人了。

他們過着一種簡單的生活；他們經常打獵和捕魚，有時候他們種植些莊稼，有時候他們廝殺，有時候竟是像白人一樣沒有理由地彼此殺戮。他們的人口不多。雖未調查過他們的人口，我們也能估計，在過去三百年裏，他們的人口大致不會超過三十萬。他們集成部族，集成部落，集成零星的村子，散布在這兒的大部分土地上，從大西洋一直到太平洋。

然而，他們有一個不可饒恕的過失；這就是，他們竟然就認為他們一向所居住的土地是他們自己的。他們相信，這土地根深蒂固是他們的，值得爲了它而戰鬪，而犧牲。白人教導了他們許多殺人技術的改進以及剝頭皮●的技術，卻無法以循循的勸誘改變他們單純的信仰。

因此他們就反抗了，像一般野蠻人一樣盡力反抗；他們爲了他們癡心地信爲是自己故土的土地而戰鬪。他們戰敗了，因爲他們是『野蠻人』，因爲他們在一開頭就衆寡懸殊地受敵。他們戰敗了，因爲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在石器時代。

結果，他們簽訂了條約，他們的一部分土地因此得以繼續由他們自己保留。可是條約又被撕毀了，地產公司將他們的土地賣了出去，每畝二十元固好，二毛錢一畝也成。

殖民地變成了國家，這國家就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洶湧大浪向西席捲。我們的所謂『邊疆』正如潮水捲來之時潑岸的波浪的邊緣。潮水直捲到太平洋，至此，美國是成年了。

可是，往往的，在這潑岸波浪的邊緣上，在這邊疆上，有許多許多的印第安人，許多爲他們的

家室爲他們的生活方式而戰鬪的人。起初，波浪無情地在他們身上席捲而過；但接着，美國長出了一種可以稱之爲良心的東西——或者，也許祇不過是對於這些堅持與不可抗拒之事搏鬪的深色皮膚的一種厭倦而已。

他們總得有個地方去安身囉，解決的方法是在俄克拉何馬找到的——那就是整個大平原區域——內最缺乏吸引力的一塊荒涼之地。所以，議院把它圈出來給他們住，稱它爲印第安地區，並且繼續進行一個計劃，把依然自由自在地在各處漂泊徙居的印第安部落搬到那裏去。

於是，我們的故事就打這兒開始。我們的故事，以一個國家的歷史說來，是一個小事件——一個很小很小的事件。

● *scalping*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種風習，邊割邊撕剝下一個活人或死人的頭皮，上留頭髮，作爲勝利的紀念物。普通認爲這是以判定戰士的威力的標準，實不確。

● 這裏所指的和下文常常說到的大平原 *Plains* 可能是狹義的大平原——即美國「中部大平原」中最西的一區，地理上稱之爲「高地平原」的。這區域包括北起加拿大邊境南抵格蘭德河經線百度以西的隆起草原，西抵落磯山麓，是最優良的畜牧地。以政治區域言，包括如今蒙大拿、懷俄明、科羅拉多、新墨西哥四州的西部，以及南達科他、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堪薩斯、俄克拉何馬、得克薩斯六州的東部。假使指的是廣義的——即整個「中部大平原」，則除了上述地帶外，還要包括五大湖一帶的平原，以及湖之南的草原和靠近墨西哥灣的密士失必流域。

第一部 達林頓事件

一八七八年七月

這是一個大熱天，俄克拉何馬的仲夏。金屬般耀亮的，無雲的天空彷彿就要把鎔融的太陽當作箭矢射出來似的。熱氣來自各處：來自天空和太陽，來自得克薩斯的沙漠而由南風吹來，來自土地本身。土地已經釋去了水分，化成一小股一小股細微的紅粉。紅粉揚起，吹散，佈滿了一切。它蓋覆了發育不全的黑皮松樹，蓋覆了枯黃的草。它落在沒有塗漆的房屋上，使房屋上那些彎曲的木板跟它們新近打那兒來的泥土看上去簡直分不清。

一切東西在熱氣中閃耀得歪曲了面目。野兔子跳過空地，看去猶如一塊褐色破布，被熱風吹得飄起。

管理員約翰·邁爾斯在視察管理區域的早晨散步中停了下來。他在印第安地區已經待了六年，可是他還不慣俄克拉何馬的夏季。一年的夏天比一年的熱，否則，那一定是他忘了上一年的是多麼的糟糕。

他伸出一個指頭，小心翼翼地探進漿挺了的衣領內。現在已是十一點了，照例每到中午時分，

漿上的漿總已全部失去了能耐，聽任衣領成爲一副枯萎的殘骸。他的妻子露茜奶奶常常對他說：漫漫長夏，一直穿着上漿的白衣領是多麼愚蠢的一回事。領巾又可作手帕之用，戴上了比較舒服比較實惠，而且也無損於尊嚴。

說到這最後一點，他並不十分相信。尊嚴和威勢是由一大堆瑣碎微小的枝節配合成的；捨棄了其中之一，也就將捨棄它們全部。距離文明教化愈遠，那些瑣碎微小的枝節也愈顯得重要。

他腦子裏想像不出一個地方，能比這夏恩和阿臘帕霍兩族印第安人的管理區域達林頓距離文明更爲遙遠的了。

他抽出手帕揩臉。然後，他先迅速向四面環瞥一下，看看有沒有人瞧見，再俯下身去拭掉黑短靴上的紅粉。他留心地把手帕摺起，這樣，要是再把它拿出來，污穢的部分就可以藏過了。這樣做了以後，他舒了口氣，繼續向管理區學校走去。

這學校是他受命爲印第安人管理員以後的初期政績之一。他頗以此自負，正如他對自己在達林頓的其餘改善設施感到驕傲一樣；然而他明白他的驕傲是可以迅速而無情地被抑制下去的。他是一個教友派教徒，是多少比較虔誠的一個，所以他戰戰兢兢地把驕傲隱藏了起來。驕傲被抑制了，隨失望同來的，是某種近乎滿足的心情。

如今他深深的理會到，這所校舍又需要上漆了。在別的地方，冬天的寒冽會侵蝕油漆，但此地，倒是無情的熱氣把木板上的油漆給煮得沸騰。他搖搖頭，因爲他知道：今日連糧食給養也被削

減，要申請額外的油漆費是決無希望的。

他走過一潭細沙，陷在裏面，直沒到腳踝。現在揩拭靴子再也沒有用了。他繼續走去，紅色塵雲先是揚起，打着漩渦，繼而撲到他身上，使他咳個不住。

一個阿臘帕霍人，赤着足，裹着條垢膩的黃毯子，擋住了他的路，吐出一連串輕輕的印第安話。這印第安人的曳動的兩腳揚起了灰沙，灰沙就在他們中間騰起。

邁爾斯認識這人，他名叫「嘶鷹」勞勃脫，會講一點英語的。六年功夫並沒有使邁爾斯懂得多少夏恩話或者阿臘帕霍話；他常常想，就是六十年，也不濟事的。

「喂，講英語吧，」他不耐煩地說。

「我的妻子——她說打（那）隻雞不下蛋了，打（那）隻斷命雞。」

「嗯，那末去請教賽求先生吧。」

「鍾尼●，他不管什麼斷命蛋不蛋的，」那印第安人執拗地說。

「我可以對他說一下，」邁爾斯說，竭力保持着耐心。

「你想，我們祇好把打（那）隻斷命雞吃掉了。」

「那末你們休想再來討雞去，」邁爾斯說，說罷繼續走去。

他頗樂於躲進校舍迴廊的蔭蔽。那兒比較起來稍許涼一些，屋子又稍稍可以抵禦風沙。可是這時，有一陣脹緊的、糾結的隱痛在他眉心處一點點厲害起來。這表示他到了下午就會頭疼，露茜一

定會責備他不該曝身於炎陽之下。她要他帶一柄陽傘，這豈不就等於要他變成當地每個印第安人的笑柄？不過她的責備至少可以給他一個藉口，讓他在午餐前好好的洗上個冷水浴。

他站在迴廊上，一面聽學校裏面傳出來的嘈雜聲音，一面愉快地想着不久就可以享受到的冷水浴。從他站着的那個地方，他瞧得見向加拿大河洩乾的河床傾落的地勢，瞧得見泥沙和枯萎的黃草，以及在那上面企圖苟延偷生的一叢叢黑皮松。遠處，黃紅間雜的俄克拉何馬的景色峻直地聳向金屬般的天空。圓錐形的帳篷所構成的印第安村落啜吸着乾涸的河床，但自然什麼也吸不着。在整個熱得發燒的地面上，除了『嘶鷹』勞勃脫的搖晃的身形以外，活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大部分印第安人早已出去幹他們每年夏天的獵捕野牛的工作了，可是他們勢將傷心地空手歸來。其餘的，在太陽未落山之前也不會離開他們帳篷的蔭蔽一步的。

校裏的鐘聲一響，門開了，印第安族的男女孩子們帶叫帶笑地湧出來。他們四散到了草地上，保姆許金斯太太纔出來看見邁爾斯站在門口。她是一個高大強壯的女人，有重甸甸的屁股和脹着嚙囊的鴿子般的胸脯；她有鬆弛的面頰，小小的藍眼睛和灰色的頭髮。她臉上和頸裏都注出汗來，沾溼了衣領。

她一見邁爾斯便拍手叫道：『孩子們，孩子們——我要你們來跟邁爾斯管理員規規矩矩地說一

聲早安。」

很少的幾個停了步，其餘的自管自繼續奔着。

『沒有關係，得了，』邁爾斯說。

『我真是抱歉之至。到了夏天，一切都變得這樣麻煩。天太熱了。在熱氣裏你根本沒法專心。』

邁爾斯同情地點點頭。

許金斯太太說：『我並不是在埋怨。』

其餘的兩個教師現在也走到了門口。喬夏·屈魯勃勒特和他的妻子瑪蒂爾達兩人也是教友派教徒。他們本是應了『召喚』來到印第安地區的，而印第安地區卻把他們殺得個片甲不留，迫使他們屈服。喬夏·屈魯勃勒特是個瘦小的人，蓄一行柔軟的草色八字鬚。他的生活很苦很苦，他懼怕印第安人祇比他妻子懼怕印第安人稍許好些。他作教師，雖然難以勝任，倒還很勤勞。他的妻子是個膽小如鼠的女人，與他形影不離。雖然如此，卻有一種奇怪的道義上的堅定的信仰，把他們一直留在管理區域裏。

喬夏說：『夏天還要他們上課，真簡直是件羞事。』

『我知道，』邁爾斯點點頭說。『再過幾天就可以放他們去的。我不願意他們跟大人一同去打獵。就說他們的父母，到這片荒無人煙的地方上東漂西泊，在沒有野牛的地方找野牛，即使不把他們的孩子拖在身邊，已經够糟的了。』

瑪蒂爾達的舌頭嗒嗒地響了起來，許金太太說：「在熱氣裏，一切事情都這麼麻煩。」

邁爾斯顫動了一下。他的頭在痛了，要在這一刻離開這迴廊的蔭蔽可得需要一番努力。「我要走了，」他說。「午飯的時候再見——」

他勉強走下斜坡，向印第安人的村落走去。他走過一片田地，先前，印第安人曾經在這兒由管理地區的農夫監督了種過一次玉蜀黍、馬鈴薯和捲心菜。可是如今田地裏敷上了一層灰沙，就像地板上掃下來的垃圾。世界上可根本沒有一種力量能够逼出這些印第安人到那種太陽底下來工作。

他穿過一羣小雞。它們揚起灰沙，灰沙直撲他的臉和眼睛，他禁不住咳嗽起來。頭裏的疼痛有如鎚擊。他轉過身，看小雞掘着地皮。

返家的路上，他走過幾所新造的草棚，這種新造草棚就將用以替代印第安人現在所住的帳幕。草棚還沒有上漆，青松板早已由於熱氣而撓屈了，彎曲了，把連住木板和樑木的釘子都拔了出來。邁爾斯搖搖頭，硬硬頭皮，艱重地舉步回家。

午餐席上一共有五個人：管理員約翰·邁爾斯和他的妻子露茜、屈魯勃勒特夫婦、以及管理所裏一切事務包辦了做的約翰·賽求。賽求是個深色頭髮，深色皮膚，深色眼睛的身強力壯的人，在管理區域待了跟邁爾斯差不多一樣長久。來時原作雜差的，而現在，他的手竟是無物不及，下至窮追私酒販子，上至學校中執教——這是說當屈魯勃勒特夫婦忙不過來的時候。